詩經剖疑

詩經剳疑卷之二十一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大雅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疾叶集二反

抑抑密也隅廉角也謂德本渾融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則如室之有稜角也是威儀亦不可少矣愚者哲者皆由斯道何能外之今則愚者固愚而哲者亦愚愚者之愚是其所也哲者之愚亦至於是哉爲下文荒酒湛樂張本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告叶古得反

莫彊於人而四方其訓之莫徑于德行而四國其順之故爲人君者以大謨而定乎天命則有遠猶而辰告者不招之而至也敬慎其威儀而不忒則民自以爲法式者不約之而齊也要之民何訓民何順以式于有德而已矣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今叶音經政叶音征酒叶子小反共音拱刑叶胡光反

顛覆者迷亂之因荒酒樂於酒則何以紹求先王克共明刑哉信乎厲王之世無復文武成康之舊矣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内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尚叶平聲兵叶晡亡反逷音剔

此復呼天而冀王之或悟也弗尚者勿以此尚之也尚之則悔之無日如彼流泉淪胥以亡皆所不免于顧天勿尚之也勿尚則易湛樂而爲振作夙興二句似是成語借洒掃以明祓除之

意民章重在律令上卽克共明刑也惟倫之内故能治外以遏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虞叶元具反儀叶牛何反嘉叶居何反爲叶吾何反

此尋上章弗尚來謹侯度戒不虞愼出話敬威儀皆民之章也民章柔嘉矣而尤致重于斯言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

民靡不承逝音折讎叶市又報叶蒲救反友叶羽已反子叶奬里反

言之玷不可為也言之逝不可追也且又無不報讎烏可不慎耶一言語之微而惠朋友以及庶民繼子孫以及萬民靡不承之其所關係甚鉅如此無不讎報於斯見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顏叶魚堅反格叶剛鶴反射叶弋灼反

諸侯友邦曰友君子輯和也上章慎言而此云和色也言貌之愆不在遠者屋漏之不愧神明

之來格無時無地而可以忽畧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嘉儀于叶俱見上
爲人上者苟脩其德而愼其容止則其下化之無僭偽殘賊之行而民鮮不以爲法矣譬如投之以桃而報之以李不可誣也今無其實而求民則之譬若童牛而求有角之用其誰信之秪自潰而已虹潰也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

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緜叶新夷反 僭叶七尋反）

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綸以爲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越也民各有心謂人心不同難以強從而溫恭者爲哲覆僭者爲愚也則其所從違可見矣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子叶見上否音鄙事叶上止反 莫音暮）

此呼聽言者而命之借曰未知以未知此言之

臧否也郎耳提面命言之諄諄而聽藐藐者也

但一云抱子一云既髦猶俗語蠢到髮白耳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

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

既耄昭叶音灼夢音蒙慘音燥叶七各反藐音麥教叶入聲耄叶音莫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

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

大棘悔國叶俱見上

舊止舊章也大悔卽喪厥國之意回遹邪僻也

此復丁寧而告戒之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以自

儆也玩其詞語亦似儆列侯者卽上篇興事同僚之意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捋力活反倉音愴兄音況

菀茂旬徧也桑之爲物其葉最盛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詩人取以爲譬言周之盛時如柔桑之茂其蔭無所不徧至于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而王室忽焉彫弊如桑之旣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

於心悲之益久而不已號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翩叶批賓反泯叶彌鄰反燼叶咨辛反哀叶音依

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飛動不止之貌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常也自此至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詞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將叶子兩反疑叶如字競叶其兩反
階叶居奚反

蔑滅也滅資卽易云喪其資斧也將養也靡所止疑者言亂無所止而此心之疑惑不定也故曰云徂何往誰生厲階皆疑之之詞也厲階暗指厲王用小人以釀亂也梗病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僤音亶怒叶暖五反東叶音丁

土宇征役者之家鄉也辰時僤厚也僤怒卽指禍亂而言自西徂東周都于西縣周而出征于東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毖叶音必溺叶奴學反

毖慎況滋也憂恤者憂不得賢人而任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胥溺即滋削之意也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也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與入于陷溺而已矣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風叶孚音反僾音愛荓音烹

遡禦僾唈也猶云嗚唈短氣也肅畏荓使也賢人懷疑懼憚于見使秖有盡力稼穡以代祿食

而已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恫音通旅作膂

承上章來言力稼以代祿食其如天之降災爲穡事病何哉哀恫已極膂力已窮計無復之惟有念彼穹蒼而已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叶側姜反相去聲叶平聲

惠順也謂順于義理也既持其心又博謀于衆而考之于其輔相此所以無不順也今則不然

自獨俾臧自謂其賢也自有肺腸自用其心也
欲民之順難矣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
言進退維谷甡音莘譖叶子林反
甡甡衆多並行貌朋僚相譖曾彼鹿之不如也
不信於友無以獲上不獲乎上無以使民洵乎
進退之維谷矣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
能胡斯畏忌忌叶巨己反
聖通明也瞻言猶云有所見而言也百里極言

其違也畏忌畏王之暴虐而忌諱其譏人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迪叶徒沃反忍心即所云忍心害理也

弗迪善人而念卹殘忍此眞別具一肺腸也民之狂亂固宜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音苟叶居六反

且善人之所爲皆式穀也而不善人之所爲皆中垢也二者相去遠矣大風之起必有自來空大谷者風之所從起也羊老不善民之從惡亦

有自來矣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叶蒲寐反

大風之起能敗物貪人之起能敗類何也貪人之言聽之則如對誦之則如醉卽讒言之謂也善良之不見用皆繇此輩反覆害之耳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獲叶胡郭反陰去聲赫叶黑各反

朋友指貪人此本以戒王而託之朋友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己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

而一得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背叶必墨反

職專涼薄也專事刻核也善背工爲反覆也克勝也上之害民惟恐不勝故民日以邪僻繇上用力而競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詈音利

戾定也民之未定者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汝荀信以爲不可則又曷爲背詈我哉此王

心之反覆也弓之作歌豈獨為一已之私實有關於王國也已序云芮伯刺厲王而作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天叶見上牲叶桑經反聽平聲

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洊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卒盡也寧猶何也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臨叶力中反斁音妬

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熱氣生蟲如螟螣之類殄絕也不殄禋祀謂以次而舉相續不絕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謂祭天下謂祭地奠獻其物瘞埋其儀也宗尊也上章倫廢祀故曰舉此章倫常祀故曰宗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斁敗丁當也寧丁我躬有歸咎自責之意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于摧推吐雷反遺叶夷回反摧音崔
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兢業之
狀孑無右臂貌遺餘摧滅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
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沮上聲顧叶果五反助叶牀所反予叶演女反
不可沮謂非人力所能遏也赫赫旱氣也炎炎
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

仰顧望也靡瞻靡顧無所聊賴之詞蕪天與神而言群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也群公先正與我疏故言助父母先祖與我親故言忍

旱旣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胡俾我遯川叶樞倫反焚叶符匀反聞叶微匀反遯叶徒匀反

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宣王若言所以祓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

善不當于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苦此庶民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莫音暮虞叶元具反

黽勉畏去又言雖遯而不敢也祈年不夙此致旱之蹤乎故雖方社而不莫矣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宰叶奬里反趣七口反右叶羽已反卬音仰

友紀猶言綱紀也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徧也止謂止于其所而禱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假音格贏音盈 正叶諸盈反

嘒明貌宣王候雨而見星似乎絶望矣復呼諸

臣而語之曰爾之大夫君子天命已昭格而無

遺矣茲則爲近雨之候而汝將有成功也汝勿

自棄其功以至于衆正而後止焉民心獲寧而

庶官定矣天其曷惠之哉有不容絶望又不敢

期必之詞也

序云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

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

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翰叶胡千反蕃叶分邅反

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號甫甫侯即穆王時作呂刑者申申伯也申本侯爵以其爲方伯故謂之申伯此章重生申併舉甫侯者以其先俱出四嶽且俱姜姓見其與古人齊美之意也維周之翰于蕃于宣紀其有功于王室也此分封之所繇起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式叶失吏反伯叶逋莫反

宅叶達各反　邦叶卜工反

亹亹勤勉之意王宣王纘繼也事總領諸侯之事邑國都也南國謝邑在周之南土也式法也申伯足為南國諸侯之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當時召伯為司空故命之營謝重其事也定經營之也登成也功統領四嶽之功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田叶地因反

庸城也作墉所以建國也徹定其疆界正其賦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也遷使

就國也此與上章皆述王命分封之意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俶音蓄

功營謝之功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也王侯營室以宗廟爲先故曰寢廟既成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馬叶滿補反寶保俱叶音補

路車乘馬以贈行也錫爾介圭以昭信也介圭諸侯之封圭近即遠也言豈欲舅氏相違亶欲

南土是保故耳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叶戶郎反

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時王省岐周申伯往辭故王餞之于郿誠歸對謝邑而言還南者既辭又南還于鎬然後適謝也徹土疆與上章不同此乃取其井田什一之賦以為餱糧當召伯營謝時已為之積非餞行後王始命之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番音波翰叶見上憲叶虛言反

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入謝者自此而入彼也周邦京師也戎汝也周人自相謂也元長憲法也王之元舅以親而言文武是憲以望而言也所以謂之良翰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揉汝又反聞音問國叶于逼反

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也以詩而歌于工爲誦誦之詞則爲詩以賦諸篇什而言詩之聲則爲風以形諸詠歌足以感人而言孔碩謂鋪張揚厲之大肆遂也肆好謂意味聲氣之美

皆本申伯德業之所自致非誇吉甫之能詩也傳云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作是詩以送之序云吉甫美宣王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假音格　下叶後五反）

秉彝好德此物則之常也宣王之于仲山甫也可謂好之矣然而天實昭示我周而生之非偶然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

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此言仲山甫之德之美有可好之道也柔嘉令儀小心法古此山甫之懿德也雖天子順而若之實亦天之明命俾作賦于王家也賦者以其德而輸之于王也亦即下文賦政之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辟音璧　發叶方月反

上言仲山甫之德此則備舉其職也式百辟冢宰之官保王躬太保之任也仲山甫蓋以冢宰而兼太保之職而太保則其世官也出承而布

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否音鄙明叶謨郎反

奉行王命即上文之出納喉舌也邦國若否即四方之爰發也此章重在明哲上必明且哲始能保身能保其身始能保王之躬所謂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茹音汝矜音鰥寡叶果五反

柔茹剛吐世俗之言也亦人情所不免也不茹不吐則爲德性之美有以異於人矣鰥寡不侮彊禦不畏亦以見其不茹不吐之實也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圖叶丁五反 助叶牀五反

德至輕而莫能舉所謂中庸不可能也愛莫助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衮職王職也天子龍衮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衮職有闕也補之謂啓沃君心彌縫匡救其失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及叶極業反　彭叶鋪郎反

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于臨菑也史記齊獻公元年時事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于夷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與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喈叶居奚反
風叶孚愔反

騤騤敏也喈喈和也式遄其歸屬望其亟歸以保王躬補王闕不可久居于外也穆深長也清風喻其詩之適口足以入人也永懷以慰作詩者之心則遄歸有日矣永懷時在念也

傳云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序云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

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解音懈叶訖力反辟音壁

奕奕大貌梁山韓之鎮也在陝西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葢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韓侯受命之後虔共爾位必令不庭之方悉奉聲教以佐戎辟威嚴之治焉韓與追貊二國相隣故耳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羊鞹鞃淺幭鞗革金厄衡叶戶郎反鞃音空幭音覓厄叶於栗反

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爲贄以合瑞于王

若淑美也交龍曰旂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注于旂干之首爲表章者也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鍚今名當盧盧額也盧在眉眼之上鞹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謂虎皮之淺毛者幭覆式也字一作幦一作幎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爲環纏搤轡首此章言其所錫之多以見恩寵之厚也總是車馬衣服上以賜下者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

何魚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祖行祭也始行爲祖祭者爲尊其所往也韓侯旣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屠地名顯父周之卿士奉王命而餞之也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胥相飲也此章言已覲而返下章言遂以親迎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取迎俱去聲汾音芬蹶音媿父音甫子叶獎里

反兩音亮又如字彭叶鋪郎反 娣音弟門叶眉貧反

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蹶父周之卿士姞姓厲王之壻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靜也如雲衆多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爲相俱去聲樂叶力告反訏音許噳音語貓茅苗二音居叶斤御斤於二反譽叶羊如羊諸二反

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初蹶父以王事行于

四方爲其女擇可嫁之所莫如韓土之善也川
澤之大方物之備皆其善處善則可樂而豫也
詩中譽字皆作豫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
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燕平聲
燕召公之國師衆也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
命以其衆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之
類追貊百蠻中夷狄之地即北國也墉城壑池
籍稅也貔羆獸名韓侯爲伯命諸侯各脩城池

治田畆正稅法以時貢其所有于王也

傳云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云韓奕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旣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滔叶他候反

徐州有夷在淮北楊州有夷在淮南而江漢正入淮所縣之路故首以江漢爲言浮浮水盛貌滔滔水順流貌匪安匪遊乃將率競勸之心以

求負固之敵也鋪陳也陳師以行天討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湯音傷洸音光定叶唐丁反爭叶菑陘反〉

洸洸武貌經營如來求來鋪謀以服其心屈其力也四方卽淮夷也告成以露布告成功于王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滸音虎辟音闢海叶虎委反〉

虎召穆公名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

表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功用錫爾祉翰子叶見上似叶養里反

此章述王命也南方既平王命召公來歸于周以徧治四方而布行其政曰昔文武受命維召康公實爲之翰汝實肖先公之德開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祉福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瓚才旱反卣音酉田叶地因反命叶彌幷反年叶彌因反

釐賜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指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釐命之詞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休叶虚久反考叶去久反壽叶殖酉反子國俱叶見上聞音問

上章稽首受命岐周此章稽首拜康公廟正用圭瓚以祀先之時也對者不敢墜成命揚者不敢匿君休也考成也事功有蹟可稽謂之成天子萬壽者勸之嘏彝之詞王命召公用召祖命

故虎之答王亦爲召康公所以對成王受命之辭自天子萬壽以下召康公之遺意也

序云尹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召穆公平淮夷而作是詩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士叶音所戎叶音汝戒訖力反

赫赫明明王命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太祖始祖也稱其世功以見軍略之素閑也太師皇父之兼官叙其位望以見威名之

素著也六師天子之軍南國淮南諸國受徐夷之侵者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行音杭

此言策命六卿之事尹氏吉甫也蓋爲内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陳行謂結陣而行也淮浦徐州聯屬之地故循而省之留謂宿師而老處遷延也三事三農之事上農中農下農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而後三事得以就緒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業叶宜却反騷叶蘇侯反

王之親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舒徐安行不急不緩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寧處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怒叶暖五反闞音喊虓音哮

師行至于淮上則遂布其師旅敦集其陳以待之既戰則醜虜自獲不戒而多天威所臨截然

其不可犯者矣截斬截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苞叶鋪鉤反國叶越逼反

此言征伐時事嘽嘽衆盛貌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絶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來叶六直反歸叶古回反

允塞者夸詡之反也王之心允信而無偽妄塞

實而非虛文故不待戰而徐方自服其背叛者來歸渙散者來同皆王道所致信惟天子之功也徐既心服而不回則振旅遄歸亦不俟終日矣此宣王所以致中興之盛治者歟按此即小雅鼓鐘淮上而作淮人感宣王之德而思之也固宜且懷允與允塞二字亦相照應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瘵音債叶側例反蟊音牟屆叶居氣反瘳音抽

此亦承上篇來瘵病也蟊賊解見上益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國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蟊賊無已時而罪罟不勝收也此所以日淪于凋瘵之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脫之有酉繇二音收舒酉反

上田四句述其侵凌奪取者反覆之無常無罪四句述其拘繫縱釋者反覆之不當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

維婦寺（階叶居奚反、天叶鐵因反、誨叶呼位反）

哲夫謀國之臣也哲婦指褒姒也城衛邦者一成一傾判然矣梟鴟喻其惡長舌寫其狀此婦人者天既生之而召亂婦寺復誨之而滋奸國如何而不傾覆哉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背叶必墨反、賈音古）

鞫者推勘窮究之意欲勘其終必原其始豈曰不極言其惡之極也如賈之三倍獲利如此之多執此術以程君子焉其可乎孰知君子不顧

望乎此也婦人無事蠶織其事也蠶織之不事而干預國政何哉婦人于政則君子之竊可知

天何以刺何神不冨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刺音砌冨叶方味反

刺責也言欲責之于天則何神不媢而天難問矣以彼之害甚于狄人故曰介狄而予之所深忌也不祥之物而不弔之喪其威儀不類甚矣想亦必與幽王為沉湎而善類之日亡不覺邦國之殄瘁不知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

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此即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之意言天之降罔猶可幾也人之云亡憂無日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鞏叶音古

觱沸泉湧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夫泉之湧也其源深矣幽王之敗其所從來者亦久矣非今日而然也故君子懼而相戒曰天之藐然遠而難信也無不自知救戒以求鞏

固厥幾上不忝祖宗下不危孫子云爾王可不亟圖之乎序云凡伯刺幽王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喪去聲叶喪郎反 瘨音顛

瘨病也饑饉喪亂故病居中國圉邊陲也中外皆荒饑亂之禍無可逃者矣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共音恭邦叶卜工反

靖夷是好字亂邦而曰靖夷猶治臣而曰亂臣

也潰潰回邪者其能靖夷我邦乎其如蝨賊訌
昏椓供者何蝨賊害苗之蝨此饑饉之兆也昏
椓之人民日流亡而不知矣
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
孔貶
臯訿者留兢業者去所以日底于棼亂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
止
潰茂草之遂茂也旱則不能矣棲苴水中浮草
棲于木上者潰止則不能矣以喻水旱無一而

可皆足以荐饑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兹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况

疏麤也粺精也君子之與小人精麤不同可指而知也爲小人者曷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乃自任以長此亂耶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况 躬 中叶諸仍反 躬叶姑弘反

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今內則諸侯不親外則

國人不附其害徧矣然小人猶自任以益大此亂惟曰不裁我躬曾不顧其害民以及於國也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今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辟音闢舊叶巨已反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百里百里之國也日闢日蹙是何今昔之懸殊哉柰今之人不尚有舊而日見其境土之蹙耳比諸召公不大有媿色乎

傳云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經大雅卷之二十一終

詩經剖疑卷之二十二

周頌

頌者宗廟之樂歌序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按頌而曰容猶廟而曰貌耳孔鄭二儒云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廟之言貌以宛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也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

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以祀文王焉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若在廟中嘗見文王者事神尚絜故曰清廟也然文王之德何以見之即其當日助祭之公侯咸敬且和及其執事之人又無非文德所造就而持循者夫此多士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矣其詒也文王之德不可見而見于助祭之人其終也因

助祭之人和且敬而知文德之不忘以此而見上下隱微之無間也作詩者形容盛德至此極矣　不顯顯也指隱微言不承承也指上下言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假格通）

此似祭成王之詩蓋言天命於穆而不已似乎幽遠而莫測矣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又何其純也不顯即於穆純即不已文王其善法天者乎假至溢過收受駿大惠予也文德之

純禔福無涯不于其身而于其子孫成王之嗣爲康王矣曾孫康王自謂也葢文王之福不自享獨貽其子孫成王又不享文王之福而貽之于康王其與天之生物不息者奚以異哉文王之大惠而曰駿惠我文王此經傳倒文法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序云大祀文王之樂章也華谷嚴氏曰清則絜靜而不雜緝則悠久而不已熙則廣大而光明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以

貽後人故自始祀至今日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則爲周之禎祥也夫以祀爲成與夸詡成功者異矣以典爲祥與符瑞不經者異矣非大祀文王烏能有此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祀武王而獻助祭者之樂歌言諸侯助祭盡其誠敬宗廟享之俾我獲福則是祉福非他人之貽乃諸侯錫之也又不寧今日且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矣　封封殖靡汏侈封者必靡亦相因也戎皇皆大貌言汝能制節謹度無封殖侈靡于汝邦則王當尊崇汝又念汝有此錫福之大功務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昌大之也　無競言其烈不顯言其德益武王之功德可為訓于四方儀刑于百辟此前王之所以不可諼兮也而為其子孫者

可不知勉哉祁勉功祭之人而終以自勉也如此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高山謂岐山荒治也夷通作彝行道也此祭太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太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令既遷宗周則岐山之事若往而不可追矣然先王有彝常之道爲衆所歸心者子孫當世世保守而勿失也盖克遵其道則

文之遷豐武之遷鎬與太王之遷岐其實一也
其始作之固係乎天其終保之則係乎人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
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二后文武也不敢康者天命靡常也夙夜基命
緝熙宥密正不敢康之實也成王可謂盡厥心
矣心之盡者心之安也初不敢康者而旣乃靖
也心之安而命永固矣其享祀于無窮也允宜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右卽下文右享之謂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享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將奉享獻右祐也舊說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禋祀之時主祭者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陟降而福祐我乎蓋不敢必也言我儀式思法文王之典以靖安天下則我祖文王亦將以天之祐而祐乎我矣然天命難諶天威難犯我之夙夜可不畏乎倘肆而無忌則天之祐我者必當降罰于我而我之福將不

能保矣此言畏天法祖無二理也　程子曰萬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
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
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按此但在祖廟之祭祀但右只本字解不必為
福祐也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飯左羹右言其
便于飲食也故曰
旣右享之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允王維后右亦如字訓作優字
古人重右故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

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邦諸侯之國昊天其子即天子也天能生物不能養萬物必命一人焉而作之君作之師以養乎物是即天之子也周既為天之子則天其祐之矣河嶽百神之長時夏中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狩于列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即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其曰震者不敢即安之意震疊者有慶賞刑威之事也邦國諸侯而知制節謹度以保其爵土即君后保之也戢櫜弓矢與求懿德是一時事求懿德是行慶賞也戢

弓矢是薄刑威也二者所以保邦國之實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斤去聲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斤斤明察貌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簡

簡大也反反謹重貌來反申重貌此合祭武王

成康之詩或者祀成康而以武王先之也言武

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以運于政理故其功烈

之威天下莫與之競而為之繼者且多賢聖其播聞豈不顯哉我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深美也且成康之時服叛懷寧幅員愈廣而照臨四方無所不察昭邇及遠有武王之風焉故我後王得以備禮奏樂成享而受福也然受福雖多而愈懷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申重之禮行而神益福之未有艾也註云此昭王以後之詩或有謂成康即指武王殊不然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此祭后稷之詩言其文德克配于天可謂至矣天生衆民而欲養之稷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正莫非其德之配天也德不盛則五穀嘉種何自而降乃其貽我民以來與牟者乎來小麥牟大麥也言此二麥實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叙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也非養而教亦莫之能遂矣

思文一章八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錢音剪鎛音博銍音至

釐賜茹度也保介農官之副畬三歲田也衆人甸徒也庤具錢銚鎛鉏皆田器銍穫禾短鐮艾穫也惟能庤乃錢鎛乃克有銍艾之望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汝如授時省耕之類汝尚來咨度之而罔愆也次言所戒之事

夫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何如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猶未已焉葢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以新畬而成豐年也於是率甸徒具田器以治乎新畬而庶幾哉有秋可望乎葢治其事於前乃收其功於後不可以不勉也想必來年二種向時未有而今始得之故皆曰帝命率育又曰上帝之明賜也二麥以補五穀之不逮民間青黃不接時最爲得力此所以咨度之於農工而拜受乎玄貺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昭昭明假格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里有奇言三十者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序云此祈穀之詞言成王既昭格爾衆庶而在天之靈若面命之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以服穡事庶萬人為耦而俶力于南畝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矣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

萬夫為界若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也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大率十而賦其一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惡去聲斁音妒

振群飛貌雝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杞商宋於周為客即所謂虞賓在位作賓王家者彼此即賓主二國夙夜言自早至夜無止息之期也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何秩秩然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整肅亦如斯鳥之絜白也然非但其

容而已而德之純一乃為相稱查彼無惡之者
在此無厭之者遠近咸宜如是則庶幾其能夙
夜以永終此譽矣雖贊之而亦勉之之詞　愚
按西雝太學辟雍之地是也二王之後助祭于
辟雍質文互考于禮為宜若祭宗廟則惟諸侯
及多士而已無借光於客以自鳴其盛之理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
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稌音杜秭音姊皆叶舉里反
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

熟百穀無不熟矣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

秭烝進畀于洽備皆徧也言此豐歲衆穀收入

之多可為酒醴以羞祖妣百禮咸備而神降之

福將亦甚徧矣禮備則福亦備也冬祭曰烝百

物收成可以進矣舉黍稌而衆物在其中舉祖

妣而宗親在其中也　載芟之篇萬億及秭為

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可為一證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

奏簫管備舉（虡音巨　縣音玄　鞉音桃　柷音祝　奏叶音祖）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

成

瞽樂官庭作樂之處也我客二王之後也成樂闋也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于崇牙之上也應小鞞田大鼓縣鼓周制鼓也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爲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以止樂者也簫編

小竹管爲之管如篴併兩而吹之備舉言其盛也　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之於祖喤喤乎其大也肅雝乎其和也先祖聽之樂已大成矣而二王之後作賓于周者亦來觀之蓋以夏商爲典刑樂容雖盛而忠質之意猶存云爾　問前篇既以祭祖無借客之儀而此曰我客戾止何也蓋此以樂言非以祭言也祭雖必用樂而樂亦有非祭者况先祖二字未必非指二王言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沮十余反 鱣音氈 鮪叶于軌反 鰷音條 鱨音常 祀叶織逸反）

漆沮岐周二水名潛槮也葢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作潛藏之潛義亦相通鱣鮪鰷鱨鰋鯉皆魚名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此其樂歌也　廬陵彭氏曰子孫之祭其先祖九州之美味莫不咸備然其樂歌必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産之物而薦之者以示不忘本抑亦思其所嗜之意與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雝肅解見前辟公助祭之諸侯也穆穆深遠貌
廣牡大牲肆陳也皇考烈考皆指文王文母太
姒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蓋徹樂所歌者論語
以雍徹是也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
祭祀而天子臨祭有穆穆之容焉孝子樂官代

武王自稱也言此諸侯殷薦大牲以助我之祭祀而至哉文考庶其享之以安我爲子盡孝之心乎且考惟宣哲知人之鑒彰惟文武爲君之德備合斯二者故能悅我皇天之心而克昌其後嗣以咸底於寧也惟安故能久而綏之眉壽惟安即爲福而介之多祉庶幾我獲尊享乎考妣云爾燕即享也有喜悅之意　按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是也然未嘗併諱其文諱其名

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之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鞗音條鶬音槍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祜音戶嘏音古

載則也發語詞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鞗革轡首也央央有鶬皆聲和也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

稟受法度而其車服之盛如此此次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葢以左右爲昭穆不以昭穆爲尊卑也末言子孫盡孝享之道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誠恪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葢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在天子則因其助祭而歸德之在諸侯則曰來見天子稟承法度于我國家而已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敦音堆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叶滿補反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于宋以祀其先上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殷尚白脩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萋且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此微子來朝將去之詩首章言其始至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次章言其將去也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

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畱之者無方
也溞大也威等威也微子統承先王用天子禮
樂所謂溞威也夷常也言其受福之孔常也末
章叠所以祝之也既有溞威不可不盡其常常
郎福也夷又訓平字平爲福也

右容一章十二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
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於歎詞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
功爲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烈實文王開之

而武王嗣而受之故能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
勛也武王不以武爲武而以止殺底定爲武則
武烈之中實有文德寓焉乃所謂大武也春秋
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

武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
孝嬛音煢考叶祛候反孝叶呼候反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成王免喪始朝於先王之廟而作此詩閔病也

遭家不造猶云門祚凉薄煢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亦居喪之稱時成王去喪未甚遠也皇考武王皇祖文王皇王蓋指文武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不能忘也而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欲繼此常序而不忘耳蓋武王能以念茲皇祖爲孝則成王亦當以思繼祖考爲孝也頌稱彝典常序皆謂日用常行不可移易之道也

閔予一章十一句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

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問落始也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艾及也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群臣之意言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于庭陟降于家者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安顯吾身而已　蘇氏曰此篇盖承上篇繼序不忘來謂謀所以繼之之實也訪落盡下

情也率時昭考守家法也於乎悠哉四句郎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之意上下紹庭陟降于家郎武王念文王而陟降庭止者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思叶新夷反易去聲哉叶獎黎反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佛音弼行去聲

士事佛弼也仔肩任也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

保也無謂其高不吾察當知天聰明明畏常若陟降于吾之所爲而無日不監臨于此者烏可以不敬也繼乃自爲荅之之詞曰我固不聰而但知敬之是勉矣嘗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以擔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俾有所持循乎則庶乎其可爾愚按訪落法武王此則法文王夙夜敬止也末章佛時仔肩如臣鄰御事之謂但稱其人未指其事事謂何顯德行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荓音俜拚音翻

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拚飛貌鳥大鳥也古語鷦鷯之雛化而爲鵰郎此蓼苦辛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毖後患乎使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爲大鳥此皆其所當懲者蓋喻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沖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群臣柰何捨我而弗助哉廬山蔡氏曰成王始信管蔡

而疑周公既而悟其奸故曰予其懲而毖後患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芟音衫　柞音窄　澤音釋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澤解散也此專言新墾之田者其用力尤難故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耘去田間草也二人為耦千耦其耘言其多也隰為田之處畛田畔也或徂隰或徂畛言耕夫

遍野無曠土也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嗿他感反畝叶蒲委反主家長伯長子亞仲叔旅衆子弟也彊界也以左右之也曰主曰伯統而言之曰亞曰旅分而言之也侯在中閒之人責任尤重故其彊界之一定而不容紊群力之揮使而不容諉也嗿衆飲食聲媚順依愛士夫也前曰其耕澤澤礽反土也今曰俶載南畝則將種矣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播而下種也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後其實始含氣而生也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達叶他悅反　厭平聲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音標

緜緜詳密貌麃耘也華谷嚴氏曰芟耘麃皆除草也芟與柞並言是新闢田而除地上之草也既耕而耘是反土而除土中之草根也既苗而麃是除苗間之草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 積音漬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酒三酒也醴五齊也烝冬祭名畀予也以洽百禮言既烝畀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不洽也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飶音邲

飶芬香也卽酒醴芬芳之氣也胡壽也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是也夫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供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且此也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而今時爲然

也葢自極古以來其耕穫之方享祀之儀已如此矣自古以來皆如此而繼此以往尤願其勿替也　安城劉氏曰第一節言墾土第二節言治田第三節言男女長幼齊力于始耕第四節言苗生第五節言苗生之盛第六節言耘第七節言收入之多以供祭祀第八節又言可以待賓養老第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繇來者遠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

畟畟嚴利也孔氏曰是刃利之狀謂耜之入地

而嚴利也俶載始有事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解見前篇

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

瞻汝婦之來饁者筐筥饟具也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趙直了反 薅音蒿

糾笠之輕舉也鎛除草器趙刺薅去也荼陸草

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田有原有隰故

並舉之耳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朽壞也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故黍稷茂也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挃音窒比去聲櫛側瑟反

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崇墉高大貌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百室既盈婦子于是寧處蓋農事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且婦人 王燓穀既盈則其心亦安矣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犉音淳捄音求

黃牛黑唇曰犉捄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也眉山蘇氏曰以似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第一節言始耕第二節言苗生第三節言餉田第四節言耘苗第五節言苗盛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齊第七節言樂豐年第八節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已上二篇似為秋成祭先祖之詩朱子以為豳頌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音話

絲衣祭服也紑絜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于王之服俅俅恭順也基門塾之基鼐大鼎鼒小鼎也觩設兕觥之貌柔和吳譁敖傲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戴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獲壽考之福如此

慶源輔氏曰首二句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

三四巳下五句言其行禮順習而有序也八九句言其威儀敬靜而謹飭也如是則宜乎得壽考之福矣 或問何謂序曰告濯具省器也告充省牲也告潔省鑊也總不離乎一敬也

絲衣一章九句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蹻音矯

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頌武王之功言其初雖有鑠然甚盛之師然何敢以黷耀

哉而退自循養與時俱晦不見其形迹直至時不可掩既純光矣然後一着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爲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寵而受此蹻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王之用武也能如是是其爲武王也已

酌一章八句　酌字疑即與鑠音同而字或訛盖篇首即於鑠王師也註以爲舞勺且疑其不用詩中字名篇皆非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

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桓桓武貌皇君閒代也言武王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夫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豐年是也此雖天命之適然乎而求之者往往而不得其故益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于四方以定其家功德上昭于天故能君有天下也　天意在惜賢以安四方當殷紂虐害忠良殘刻百姓之時而武王能保賢以靖四方與天心合自然轉歎而爲

豐矣

桓一章九句

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此爲大封於廟之詩葢武王時封賞功臣人見其爲新造之恩典也而武王不敢自居乃言是文王之功德在于人心而可繹思者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何可以不繹思文王之德也乎　文德謂何勤止

是也勤止即緝熙之敬止也內為緝熙而外則勤止也

賚一章六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高山泛言山耳嶞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信也猶與繇同翕河言翕受乎河水也登山而猶翕河言無所不容受也裒聚對荅也言美哉周也其巡守登此山以柴望信猶納乎百川而無所間隔歟凡以敷天之下莫

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于方嶽以荅其意此成周之命然也黃氏曰得天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于堯猶必望于山川徧于群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武王革命之主乎故裒時之對者裒集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久矣

般一章七句

原缺

首篇自見不曰風而曰頌者風則有美有刺矣刺者見于他國獨存其美者耑美故曰頌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音扃驈音聿彭叶鋪郎反

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必牧于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言僖公牧馬之盛繇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

易師出以律否臧凶衛風秉心塞淵牝三千

皆此意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騅音佳駓伾俱音丕

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驒音駝駵音留繹斁俱叶弋灼反

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駮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

曰雒繹繹不絕貌斁厭也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驒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駰音因騢音遐驒音簞
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毫骭曰驒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強健也徂行也無邪正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愚按思無邪者亦以尊周攘夷之謂也霸主欲尊周不得不借魯

以爲重借魯以爲重則齊桓之功皆魯僖之功也故曰思無邪馬斯徂無邪乃心于王室也徂者往而有功也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明叶謨郎反駜音邲

駜馬肥彊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群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

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曹氏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青驪曰駽今鐵驄也載則有有年也穀善詒遺也　舊說此燕飲而頌禱之詞慶源輔氏曰駜彼乘黃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爲生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爲

後世之慮深矣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茷音斾噦音嘒

思發語詞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雍故曰泮水而宮亦以之名也芹水菜戾至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小大從公言國中人無長幼皆從而往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

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蹻蹻威貌昭昭明亮意其音昭昭者謂公之德音明顯不因馬之威而或晦也然音雖顯而氣則和是故載色載笑郎之温也匪怒伊教循循善誘也如此則僖公之善于育才可見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茆叶謨九反老叶魯吼反

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難老猶言不老祝其壽考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屈群醜便已含淮夷在其中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内能敬其明德外能慎其威儀表裏盡善此民之所以為則也上大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順彼長道屈此群醜所謂允武也魯侯兼備衆善信乎能盡孝道以自求多福矣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馘音號陶叶夷周反

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

也葢古者出兵受成于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吳音譁

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逷也東南謂淮夷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訩訟也言無以爭訟之事告于治獄之官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愽徒御無斁既克淮

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數叶弋灼反　逆宜脚反

觩弓健貌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也傳廣大無斁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猷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黮音甚憬音耿　琛敕金反

鴞惡聲之鳥黮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象齒象牙也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三山李氏曰書載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是淮夷世爲魯患故頌僖公能使之順服貢獻如此

與昆夷喙不同矣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閟深閟宮廟也侐清靜實實鞏固枚枚礱密也姜嫄生后稷者回邪也依眷顧也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封于邰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稷乃播種百穀二者皆以利民故謂之繼

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功叶居古反

翦斷也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太王雖未始有是志然其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也届極至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汝猶大明篇之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

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若王成王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宇居也爲周室輔言封伯禽不特爲魯啓疆乃所以爲周之屏翰也此章推言后稷而下至于周公伯禽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犧虛宜虛何二反宜牛奇牛何二反

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

公而封之附依也庸功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耳耳柔從也解息惰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于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群公也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羮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

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衡日郎反載音恣羹叶當盧反慶祛羊反

嘗秋祭名楅衡施于牛角所以止觸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矣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周公有王禮故不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註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有二曰太羹鉶羹太羹太古之羹湆煮肉澤而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

肉滓之有菜和者咸之以器故曰鉶羮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三壽三卿也頒有壽考之三卿爲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弓姑弘反

千乘大國之賦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三

萬舉成數也貝胄貝飾胄朱綅所以綴也增增
衆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
與國也懲艾承禦也傳公嘗從齊桓伐楚故以
此美之而併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言壽
考者相與為公用也即上文三壽為朋之意無
有害祝其壽而且康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
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
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淮夷來同則淮

浦諸夷在魯之南若同來歸附莫敢不相率而順從矣言願公治其境内以服遠人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詞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詞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

祉黃髮兒齒母叶滿委反 有叶羽已反

常或作嘗其地在薛之傍許許田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侵假于諸侯而未復者魯人於是頌公而光復之也令妻令善之妻壽母壽考之母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此頌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空其室家臣庶以保其境宇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脩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營度之謂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民慮之望也

○朱子曰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于二山斷以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爲榱桷者猶舄然而大則其爲棟柱者可知旣已成廟廟後之正寢又甚大焉則僖公所脩之規模宏遠可知矣又指董其功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長而且大以順萬民之望也作廟者如此則僖公可知矣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詩經剖疑卷之二十四

閩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商頌

契為舜司徒而封于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微子啓于宋脩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佚七世至戴公時太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鞉音桃

猗與歎詞那多置陳也鞉大鼓簡簡和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嘒音噦

湯孫主祭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言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祖考來格也夫齋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言鞉鼓之深遠管聲之清亮皆

依玉磬以爲音節信乎盛哉湯孫其樂聲如此
甚美也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鏞通斁言盛奕言序也蓋上文之鞉管作于
堂下聲依乎玉無相奪倫至此則九獻之後鐘
鼓交作萬舞陳于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
後來助祭者夷悅也亦不夷懌言皆悅懌也曹
氏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
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固
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于鏞鼓之斁斁然

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而有序也則不特幽有
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
嘉客者尊尚之也一說不敢自安之辭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温恭朝夕即致恪之意執事祭祀奏樂
之事作行也言古人有行之者不可忘也即周
頌云匪今自今振古如茲之謂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先王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
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序云那祀

成湯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言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于無疆是以及于爾今王之所而脩其祭祀如下文所云也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酤酒賚予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也戒

夙戒平猶和也儀禮于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祭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而平之之謂也鬷中庸作奏義與上篇同蓋古音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鬷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酤而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敬肅之至則又綏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衡叶户郎反 享叶虚良反）

約軧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鶬鶬即瑲瑲也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溥

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祀也假格饗受也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無疆之福矣末又丁寧之曰其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傳云烈祖祀成湯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於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

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宅居也殷國名芒芒大貌古昔帝上帝也武湯以湯有武德而號之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是也正治域封境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繇生以及其有天下耳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殆叶養里反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歷世受天命而不危殆故今武丁子孫猶賴其福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勝音升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糦黍稷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威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矣葢京師為諸夏之本王圻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雖廣皆在其統理中也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左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葢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謂擔負天之多福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此祀成湯而配以伊尹之詩濬深哲知長久也

方四方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隕作員

謂周也有娀契之母家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

哲之君其受命之祥已發見久矣方禹治洪水

以外大國爲中國之疆竟而幅員廣濶之時有

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葢契

於是時始爲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

受命實基於此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

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撥必剌反達他悅反發方月反

玄王契也玄者微遠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桓武撥治受承通達也受小大國無所不達言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而不踰越遂視其民則旣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契生昭明昭明子相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歟慶源輔氏曰契爲司徒初不見其用武然文武乃君德之不可偏廢者契旣封爲國君則是當有武德始能撥亂以爲治也又至其孫相土之時而益光大整齊矣此

廼下文至成湯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齊會也湯齊言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

猶生也遲久祗敬式法也九圍亦九州也商之

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

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而聖敬又日躋升以

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

爲法于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

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小球鎭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蓋湯受命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爲旒所綴著也何荷競強絿緩也言其負荷天休而敷布政事強弱剛柔之適宜而又寬裕不迫是以爲百祿之所遒聚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厖叶莫孔反龍丑勇反

共珙通合珙之玉也駿大厖厚龍寵也敷奏其

勇猶言大震其武功也戁恐竦懼也董氏謂駿尾爲馬則與上章綴旒義相類皆是譬喻綴旒以喻爲諸侯所附著駿尾以喻能乘載乎諸侯也此惟德厚者能之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武王湯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曷遏通苞本也蘖旁生萌蘖言一本而生三蘖也本指夏桀蘖指韋顧昆吾皆其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也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如火之

烈烈當天其誰禦之是故桀與三蘖皆莫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葉世震懼業危也天子指湯卿士伊尹也阿依衡平伊尹之官號也慶源輔氏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是指相土之後成湯以前中衰之時言也允也天子言湯之爲天子當乎人心降于卿士且伊尹不徒生乃天爲湯而錫之也左

右商王謂輔佐湯以成王道也繇此觀之則湯爲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孫子凡有大享于先王而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可知矣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罙面規反

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裒聚也湯孫謂高宗盖自盤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毅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

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享叶虛良反

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高宗既克楚乃告之曰爾雖僻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適音謫

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言天命諸侯

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懈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荊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語及稼穡者天下無事則民得盡力于南畝以農事爲重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監視嚴威也僭賞差濫刑過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

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赫赫顯盛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若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以保我後生謂福及其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景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方正也虔截

貌挺長貌旅衆閑大也寢廟中之寢安所以安
高宗之神也此葢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
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序云殷
武祀高宗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
句